

藏语对汉语方言音系的影响

——以四川天全话为例

周 及 徐

[提要] 介于汉藏区之间的四川省天全县，藏语的语音特点影响了当地汉语方言，在音系上受到藏语语音的同化，形成天全话ti-、thi-读作tci-、tchi-的独特语音特点，并保存至今。天全话的语音特点反映了藏语曾在当地存在的悠久的历史。

[关键词] 藏语 汉语方言 音系 语言接触

天全县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，属于四川省雅安市，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二郎山东麓，岷江支流的青衣江上游，东去成都约180公里，从古至今该县是四川省西部通往西藏的咽喉要道。现在天全县介于汉藏区之间，而在历史上却一直是少数民族，主要是藏族聚居的地区。藏语的语音特点影响了当地汉语方言，天全话在音系上受到藏语语音的同化。藏语中无ti-、thi-这样的音节，对应于这些音的汉语借词藏语都发作tci-、tchi-音。久而久之，当地汉族人也把ti-、thi-说成tci-、tchi-。形成了天全话t-、th-不与-i-相拼，原来t-、th-与-i-相拼的音节都读作tci-、tchi-的语音格局，并留存至今。

据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：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……自崑以东北，君长以什数，徙、笮都最大……”其中的“徙”（音斯），就是现在的天全。《史记集解》徐广曰：“徙在汉嘉。”《史记索隐》服虔云：“二国名。”韦昭云：“徙县属蜀。”《史记正义》：“徙音斯。”东汉置蜀郡属国都尉，辖今芦山（青衣）、荣经（严道）、天全（徙）、汉源（旄牛）四地。东汉后期，改蜀郡属国为汉嘉郡，属益州管辖，治汉嘉（今芦山）。在东汉，天全属于少数民族地区，由当地“君长”统治，汉朝中央政权降服此地后，在蜀郡设属国都尉，专门管辖当地民族。徙，即斯榆，徙本音斯。古藏语音系和当地汉语方言中无翘舌音与平舌音的对立，“斯”音近“始”。在当地语音中渐变为“始”，遂有始阳之称。唐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，在故始阳县置始阳镇。

天全地区“在唐初废县，设和川（今城厢）、始阳（今始阳镇）、灵关（今属宝兴县）、安国（今多功乡）四兵镇”。（四川《天全县志》编纂委员会 1977:1）自唐代中叶以后天全地区一直实行“羁縻制度”，少数民族（藏族）在当地占多数，形成土司统治。唐末有高氏、杨氏二人，本为入蜀镇边的军官，后成为割据一方的土司。高氏土司占据始阳（今天全县始阳镇），杨氏土司占据碛门（今天全县城厢镇）。东西相隔约15公里，都在川藏地区往来必经的通道上。明代洪武六年（公元1373年），改天全招讨司为天全六番招讨司，司治设始阳，直隶四川布政司。《明史·列传第一百九十九·四川土司》：“（万历八年）天全，古氏羌地。五代孟蜀时，置碛门、黎、雅、长河西、鱼通、宁远六军安抚司。宋因之，隶雅州。元置六安抚司，

属土番等处宣慰司，后改六番招讨，又分置天全招讨司。明初并为天全六番招讨司，隶四川都司。”又：“黎、雅诸蛮，宋时屡为边患。明兴，以诸蛮皆天全六番诸部，散居于二州之境，遂于黎州设安抚，^①于天全六番设招讨，以示羁縻。”

清雍正七年（公元 1729 年）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，废除土司世袭统治，由中央政府委派地方长官（流官），加强中央集权，削弱地方势力。置天全州，州治在今城厢镇，隶属雅州府（今雅安）。于今始阳镇置分州。一州分二治，这是以高、杨二土司的实际控制范围而分的。天全地区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少数民族自治后，清代才结束了土司制度，而当地高、杨二土司统治的社会势力及影响则一直延续到以后。

综上所述，天全地区土司制度自唐至清不断延续，可见当地以藏族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。中原朝廷如走马灯一般变幻，而天全的高、杨二姓土司却世代相袭，直至清代。明末，张献忠的军队曾大举进犯天全，结果为土司的蛮军所败，折师而还，可见土司及其藏军的善战和强悍。天全以西地区的人民也因此避免了大屠杀的灾难，当地的方言延续了下来。天全土司及其军队保境安民之功不可没。

自唐以后，天全长期处在土司制度之下，是以藏族为主体的汉藏杂居的社会，是藏语和汉语接触的地区。今天的天全方言，按照《中国方言地图》（中国社会科学院、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：1987）的划分，属于北方方言区西南官话次方言灌赤片的雅棉小片，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调查的结果。下面是作者于 2007 年在天全县调查，以一个七旬老人为发音合作人得到的田野调查的部分资料。^②

天全话的声母系统：

p 边病	ph 品平	m 迷马	f 反逢
t 多代	th 拖谈	l 蓝男连	
ts 资争着	tsh 册冲澄	s 私是石	z 日入
tɕ 尖经地	tɕh 千轻天田	ɲ 尼年	ɕ 西洗行
k 干共	kh 看狂	ŋ 我安	χ 好喝

从音系上看，天全话与雅安地区的其余汉语方言没有太大的不同。声母系统比较简单，没有翘舌声母，古泥来母字洪音混为l-，细音来母为l-，泥母为ɲ-。分阴阳上去 4 个声调，古入声字归阴平。韵母系统的特点与雅棉小片的方言也大致相同。（周及徐 2014）但是天全话声母有一个特点，古端组声母细音字读音为tɕ-和tɕh-。即古代的端t-、透th-、定d-三个声母，在-i-介音前要腭化。例如（选列平声字）：

天全话端母平声字：

低tɕi⁵⁵、刁tɕiau⁵⁵、雕tɕiau⁵⁵、颠tɕian⁵⁵、癫tɕian⁵⁵、丁tɕin⁵⁵、钉tɕin⁵⁵、疔tɕin⁵⁵。

天全话透母平声字：

梯tɕhi⁵⁵、挑tɕhiau⁵⁵、添tɕhian⁵⁵、天tɕhian⁵⁵、听tɕhin⁵⁵、厅tɕhin⁵⁵。

天全话定母平声字：

^① 黎州，唐置，今四川汉源县，汉代属沈黎郡，曾名笮都县、鹿牛县。

^② 天全话发音合作人：胡锡彭，男，1934 年生，天全县人，退休干部。

提tchi³¹、题tchi³¹、蹄tchi³¹、啼tchi³¹、条tchiau³¹、调tchiau³¹、甜tchien³¹、田tchien³¹、填tchien³¹、亭tchin³¹、停tchin³¹、庭tchin³¹。

灵关镇是古蜀故道的关隘，原属天全，是唐初天全地区的四大兵镇之一。今属宝兴县灵关镇。灵关镇话的语音，与天全话相似。这里略去灵关镇话与天全话相同的声母表。灵关镇话端组字与细音相拼腭化的情况，与天全话同。我们下面选列仄声字。（材料来源：周及徐《四川西南地区方言调查报告》，待版）

灵关镇话端母仄声字：

的tci⁵⁵、滴tci⁵⁵、底tci⁴¹、抵tci⁴¹、帝tci²⁴、蒂tci²⁴、典tci⁴¹、点tci⁴¹、钓tci²⁴、钉tci²⁴、顶tci⁴¹、鼎tci⁴¹、订tci²⁴。

灵关镇话透母仄声字：

剔tchi⁵⁵、踢tchi⁵⁵、体tchi⁴¹、剃tchi²⁴、涕tchi²⁴、屉tchi²⁴、替tchi²⁴、舔tchien⁴¹、贴tchie⁵⁵、铁tchie⁵⁵、帖tchie⁵⁵、听tchin²⁴。

灵关镇话定母仄声字：

狄tci⁵⁵、笛tci⁵⁵、敌tci⁵⁵、弟tci²⁴、第tci²⁴、递tci²⁴、佃tci²⁴、殿tci²⁴、电tci²⁴、掉tci²⁴、调tci²⁴、迭tci⁵⁵、碟tci⁵⁵、谍tci⁵⁵、定tci²⁴。

灵关镇的退休中学教师周树明（方言调查发音合作人，男，1942年生）告诉笔者一个当地方言俗语，体现了当地方言的语音特点：“草履鞋没得钉钉（音tci⁵⁵），爬不上梅子坡顶项（音tci⁴¹）。”舌尖塞音在细音前腭化，这在汉语方言中是比较独特的。我们知道，汉语北方方言在中古和近代语音变化的普遍规律是：宋元以后，见组、精组细音字腭化，即：

$$K \rightarrow T\check{c} / __ i\text{或}y, __ iVX \text{或}yVX$$

$$Ts \rightarrow T\check{c} / __ i\text{或}y, __ iVX \text{或}yVX$$

K代表k、kh，T代表t、th，v代表任何元音，X代表任何韵尾。即，古K-组、Ts-组声母在-i-、-y-韵母或介音前腭化为t \check{c} -、tch-。

见组的腭化早至元代，精组声母的腭化则比较晚（有些北方方言至今尚未腭化）。但多数情况下，端组却不在细音前腭化，ti-不变作tci-、thi-也不变作tchi-。

ti->tci-、thi->tchi-的变化，在一些外语中是规律，如俄语中，т [t]与и [i]相拼为tci，如：партия [partcia]“党”。日语中，チ [ti]为[tchi]或[t \check{h} i]，如：イチ [itchi]“一”。

在汉语北方方言中这种情况却比较少见。在四川雅安地区及周围的方言中，除了天全县、灵关镇和芦山县的附近地区有此现象外，其余方言也不见此种语音特点。为何天全县话中有ti->tci-、thi->tchi-这种腭化现象呢？天全原属藏区，在土司制度下渡过了千余年，我们因此想到藏语语音是否对当地汉语方言有影响？

藏文音系中，辅音字母表如下（分别为藏文，拉丁字母转写和拉萨读音国际音标）：（马学良 2003:99；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 2015:11）

ཀ ka[kɑ ⁵⁴]	ཁ kha[kha ⁵⁴]	ག ga[kha ¹³]	ང nga[ŋɑ ¹³]
ཅ c[tʃɑ ⁵⁴]	ཆ cha[tʃha ⁵⁴]	ཇ ja[tʃha ¹³]	ཉ ny[na ¹³]
ཏ ta[tɑ ⁵⁴]	ཐ tha[tha ⁵⁴]	ཏ da[tha ¹³]	ཏ na[na ¹³]

པ pa[pa ⁵⁴]	ཕ pha[pha ⁵⁴]	བ ba[pha ¹³]	མ ma[va ¹³]
ཅ tsa[tsa ⁵⁴]	ཆ tsha[tsha ⁵⁴]	ཇ dza[tsha ¹³]	ཉ wa[wa ¹³]
མ zha[ça ¹³]	མ za[sa ¹³]	མ va[fa ¹³]	མ ya[ja ¹³]
ར ra[ra ¹³]	ལ la[la ¹³]	ཤ sha[ça ⁵⁴]	ས sa[sa ⁵⁴]
ཧ ha[ha ⁵⁴]	ཨ a[ʔa ⁵⁴]		

藏文代表的古藏语音系中，-i-介音只能和7个辅音字母拼写：k-、kh-、g-、p-、ph-、b-、m-。上表第3行t-、th-、-d-，和第5行ts-、tsh-、dz-，是不能和-i-介音拼写的。据此，我们可以推出古藏语的一条语音规律，在藏文形成的时候（公元八、九世纪），藏语中的Ti-、Tsi-，已经腭化转变为Tç-，这就是藏文字母的ཅ、ཆ、ཇ。（龚煌城 1977；马学良 2003:116-117）以上变化的规律是：

T → Tç / ___ i, ___ iVX。

Ts → Tç / ___ i, ___ iVX。

藏语与中古汉语及近代汉语不同的变化是：上述第一条规律，古藏语 T-组声母在-i-前发生了腭化，而中古汉语则不发生腭化；古藏语 K-组与-i-相拼不发生腭化（K-行可以和-i-介音相拼），而中古汉语则发生了腭化（前述汉语第一条规律）。至于上述第二条规律，Ts-组声母在-i-前发生腭化，古藏语与中古汉语是一致的。

今天的藏语继承了古藏语的声母在历史上的这个共同演变，卫藏、康和安多三大藏语方言都保存了tç(i)-、tçh(i)-声母。天全县地处川藏线上，在可考的唐末以来的约八百年的时间里，长期属于藏族聚居区。近代以来，汉族人群逐渐从东面的汉区沿川藏通道移入。在当地语言上，藏语属康方言北路康话；汉语属于西南官话灌赤片雅棉小片（南路话的分支）。以今天的情况来看，汉语在许多地区是强势语言。可是，在历史上的一些地区却并不如此，而且情况正好相反。在历史上土司统治的天全社会中，藏族的社会地位高。藏语的语音特点，强力地影响了汉语方言的语音，以致在音系上发生了与藏语相同的变化。当地藏语中，无ti-、thi-这样的音节，对应于汉语的这些音，藏语借词都发音作tçi-、tçhi-。例如康巴藏语（德格）：钉子[tçəŋ⁵⁵ dze⁵³]，铁[tçəŋ⁵³]，辫子（头顶的枝叶）[tço⁵³ do⁵³]。（《藏缅语语音和词汇》编写组 1991:360、409、605）这些词对应于中古汉语，音节起首都是ti-、thi-。

久而久之，当地汉族人也把ti-、thi-发作tçi-、tçhi-。这样就形成了天全汉语方言t-、th-不与-i-相拼，凡t-、th-与-i-相拼都读作tçi-、tçhi-的语音格局。近现代以来的天全地区，汉族大量移入，藏族人口逐渐减少。但是历史上受藏语影响形成的天全话的ti-、thi-读作tçi-、tçhi-独特的语音特点，却保存到今天。天全话的语音特点反映了藏语曾在当地存在的悠久的历史。

参考文献

龚煌城：《古藏文的y及其相关问题》，《历史语言所研究集刊》（第四十八本第二分册）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1977年。

-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：《藏文拉丁字母转写方案（草案）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5年。
- 马学良主编：《汉藏语概论》，民族出版社，2003年。
- 《明史·四川土司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。
- 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。
- 四川天全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写：《天全县志》，四川科技出版社，1997年。
- 《藏缅语语音和词汇》编写组：《藏缅语语音和词汇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中国社会科学院、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：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，朗文出版社，1987年。
- 周及徐：《四川雅安地区方言的历史形成及其与地理和移民的关系》，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2014年第6期。

[Abstract] In Tianquan County, an area inhabited both by Han Chinese and Tibetan people, the phonology of local Chinese dialect is deeply affected by local Tibetan phonological features. Phonologically, the syllables [ti] and [thi] are pronounced as [tɕi] and [tɕhi], uniqu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ianquan speech formed under the impact of Tibetan phonology and preserved until today. This phonological feature reflects the antiquity of Tibetan language in that area.

[Key words] Tibetan Chinese dialect phonological system language contact

（通信地址：610066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）

【本文责编 普忠良】